

第七九二册

經濟彙編

考工典

璽印部

儀仗部

(卷)

一璽一璽

一璽一璽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考工典

第一百四十五卷目錄

璽印部紀事一



考工典第一百四十五卷

璽印部紀事一

春秋運斗樞黃帝時黃龍負圖中有璽章文曰天王符璽

黃龍五采負圖而出舜前白玉檢黃金押黃金繩芝為封印兩端有文曰天王有玉璽五字博袤三寸

拾遺記禹盡力溝洫導川夷岳黃龍曳尾于前元龜負青泥于後元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領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以青泥

封記其所使元龜印其上今人聚土為界此其遺象也

汲冢周書湯放桀大會諸侯取璽置天子之座

拾遺記武王伐紂樵夫牧豎探高鳥之巢得赤玉璽文曰水德將滅木祚方盛文皆大篆紀殷之世曆已盡而姬之聖德方隆是以三分天下而其二歸周故

蚩蚩之類嗟殷亡之晚恨周來之遲矣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

卞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從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

史記蘇秦傳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行過洛陽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蘇秦喟然嘆曰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

春秋後語秦破魏軍于華陽走孟卯王使段干木子與秦南陽蘇代謂王曰欲璽者段干木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不盡則不和也

韓子外儲說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愁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

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

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

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

為寡人治之遂不受

漢書高祖本紀漢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枳道旁

史記留侯世家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榮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燒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

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

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

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

為我計燒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

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

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

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

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

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也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

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

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

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

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

疆六國立者復燒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

公事今趣銷印

漢書張耳陳餘傳耳餘立趙歇為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餘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耳數

使人召餘餘自度兵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耳大怒怨餘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於是趙王歇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見責讓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重去將哉趙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起如廁客有說耳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綬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餘獨與數百人河上澤中漁獵由此有隙夏侯嬰傳嬰與高祖相愛從擊趙軍開封揚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注師古曰時自相署置官之印

周昌傳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及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為御史大夫

史記呂后本紀呂后崩諸呂欲為亂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鄼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使人切鄼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鄼寄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

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鄼兄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遂將北軍

漢書文帝本紀代王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宋昌曰所言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閏月己酉入代邸羣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蒼宗正臣鄧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

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項王后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弗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

周勃傳文帝即位呂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人或說勃曰君威震天下而受厚賞處尊位且厭之則禍及身矣勃懼迺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復用勃為丞相十餘月免相就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文帝朝太后呂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絳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舊邑郊祀志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

說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迺可使通言於神人也迺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得天子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又以衛長公主妻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

漢書朱買臣傳上拜買臣會稽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

汲黯傳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于田園者數年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盜鑄錢者楚地九莖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也召黯拜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強予然後奉詔

霍光傳光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名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昌邑王賀受皇帝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注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于大行前受之退還所次遂爾發漏更不封之得令凡人皆見言不

重慎也

何奴傳甘露三年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綬

王莽傳莽上書言臣以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央宮庚申拜為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拜為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子復拜為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為新都侯號為安漢公官為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官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

詔曰可敬如相國朕親臨授焉

莽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日維祉冠存已夏處南山臧薄冰二曰肅聖寶繼三日德封昌圖又宗舅呂寬家前徙合浦私與宗通發覺按驗宗自殺莽曰宗屬為皇孫爵為上公知寬等叛逆族類而與交通刻銅印三文意甚害不知厭足窺欲非望春秋之義君親母將而誅焉迷惑失道自取此辜嗚呼哀哉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復名會宗貶厥爵改厥號賜諡為功崇繆伯以諸伯之禮葬于故同穀城郡

後漢書張步傳王閎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為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為大司馬寵愛貴盛閎屢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

特國無嗣主內外恒懼閎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劍至宣德後闔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耶賢知閎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閎馳上太后朝廷壯之

西京雜記元后在家嘗有白燕銜白石大如指墜后續篋中后取之石自剖為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錄焉後為皇后常并置璽箭中謂為天璽也

漢書元后傳王莽以符命自立為真皇帝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論指舜素謹勅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為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迺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迺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

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欲詔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迺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許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璽文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迺下詔曰予視羣公咸曰休哉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為子更命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故交代之際信于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為西王母共具之祥當為歷代為母昭然著明予祇畏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今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以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焉太后聽許莽於是鳩殺王諫而封張永為真符子

何奴傳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鳳陳饒帛敞丁業六人多齎金帛重遺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將率既至授單于印綬詔令上故印綬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綬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為壽五威將曰故印綬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綬奉上將率受著新綬不解視印飲食至夜迺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如今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摧破故印以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

饒燕士果悍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曰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迺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為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後以印文改易故怨恨迺遣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將兵衆萬騎勒兵朔方塞下

王莽傳更始元年李松鄧賜等共攻京師倉未下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城中少年朱弟等趨謹並和燒作室門斧敬法圍火及掖庭時莽紺衣服帶璽執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拭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三日庚戌晨旦明莽之漸臺衆兵追之圍數百重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東海公賓就故大行治禮見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阪間就識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六日李松鄧賜入長安以王憲得璽綬不輒上收斬之傳莽首詣更始

西京雜記中書以武都紫泥爲璽室加綵綈其上後漢書世祖本紀建武三年赤眉遣使乞降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己酉詔曰盆子竊尊號亂惑天下朕奮兵討擊應時崩解十餘萬衆束手降服先帝璽綬歸之王府斯皆祖宗之靈士人之力朕曷足以享斯哉其擇吉日祠高廟二月己未祠高廟受傳國璽

祭遵傳涿郡太守張豐反遵擊之豐功曹孟孟執豐降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馬援傳建武十七年拜援伏波將軍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外嚮城軍令印單字爲白下羊承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東平憲王蒼傳永平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嘆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桓帝本紀延熹七年勃海妖賊蓋登等稱太上皇帝有玉印珪璧鐵券相署置皆伏誅

延熹九年沛國戴異得黃金印無文字遂與廣陵人龍尚等共祭井作符書稱太上皇伏誅三國吳志孫堅傳註吳書曰堅入洛陽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舉衆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

後漢書徐璆傳璆爲汝南太守獻帝遷許以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爲袁術所劫授璆以上公之位璆乃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盜國璽及還許上之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溫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耶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况此方寸印乎後拜太常

三國魏志太祖本紀初平元年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魏武帝集設官令魏諸官印各以官爲名印如漢法斷二千石者章

後漢書袁術傳術在南陽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遂拘堅妻奪之

劉焉傳張魯字公旗初魯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爲鬼卒後號祭酒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漢寧王魯功曹閭圖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四面險固財富土沃上匡天子則爲桓文大方寶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遽稱王號必爲禍先魯從之

三國張魯傳魯雄據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龍魯爲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閭圖諫魯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及寶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置署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稱勿爲禍先魯從之魏略司馬景王廢齊王芳使郭芝入白太后取璽綬

太后取璽綬置坐側及迎高貴鄉公又請璽綬太后日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白我欲自以璽綬手付之

後漢書曹皇后紀諱節魏公曹操之中女也伏皇后被弑立節爲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綬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日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

三國蜀志先主傳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日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太傅許靖軍師將軍諸葛亮等上言今羣下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識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與於漢中也

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宜卽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魏志管輅傳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筮輅日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合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元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

吳志陸遜傳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

蜀志何朗傳註襄陽記曰魏咸熙元年六月鎮南將軍衛瓘至於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於相國府充聞之曰吾聞譙周之言

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今中撫軍名炎而漢年極於炎與瑞出成都而藏之於相國府此殆天意也是歲拜充爲梓潼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晉武帝卽尊位炎與於是乎徵焉

拾遺記那那王溥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備力得富錢至億庚一土三田軍門主簿後以一億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也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日軍門主簿積善降福明神報焉

娜娘記王豐爲穀城令治民有法民多暴富歌之日天厚穀城生王公爲宰三月恩澤通室如懸磬今擊鐘豐印一日墮地損其鼻鈕明日視之則覆斗也豐異之問功曹張齊齊對曰自昔君印多用覆斗以臣料之君當封乎後果封中山君

拾遺記晉太康元年孫皓送六金璽云時無玉工故以金爲印璽

晉書河間平王洪傳洪子威元康末爲散騎常侍趙王倫將篡使威與黃門郎駱休逼帝奪璽綬倫以威爲中書令倫敗惠帝反正日阿皮振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誅威

周顒傳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顒將入導呼顒謂日伯仁以百口累卿顒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顒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顒顒不與言顧左右日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己而甚銜之

異苑陶侃曾如廁見數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朱衣

平上幘自稱後帝云以君長者故來相報三載勿言富貴至極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其穢處雜五行書日廟神日後帝

晉書劉元海載記永嘉二年元海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末鳳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日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爲己瑞大赦境內改年河瑞

孔愉傳愉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宋書符瑞志晉愍帝建興二年十月大將軍劉琨掘地得玉璽使參軍耶碩奉之歸於京師十二月涼州刺史張寔遣使獻行璽一鈕封送璽使關內侯前涼錄建興三年冬十月蘭池長趙嬰上言軍士張冰於青澗水中得一玉璽鈕鈕光照水外文日皇帝

行璽張寔日是非人臣所得雷遣使送於京師晉書元帝本紀愍帝卽位進位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時有玉冊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璽出於江寧其文日長壽萬年日有重量皆以爲中興之象焉

太興四年春二月鮮卑末波奉送皇帝信璽庚戌告於太廟乃受之

張軌傳軌子寔寔子駿自軌據涼州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內漸平使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都善於是西域並降都善王元孟獻女號日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焉者前部于冀王並遣使貢方物得玉璽於河其文日執萬國建無極

石季龍載記長城徙人韓疆獲元玉璽方四寸七分龜鈕金文詣鄴獻之拜疆騎都尉復其一門襲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按大趙水德元龜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昧死上皇帝尊號季龍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慙然非所望也其亟止茲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中書令王波上元璽願以美之季龍以石弘時造此璽疆遇而獻之

謝尚傳尚使建武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冉閔之子智與其大將蔣幹來附復遣行人劉猗詣尚請救施止猗求傳國璽荷歸以告幹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已猶豫不許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成誦之曰今且可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澀亦未敢送璽當遣軍使馳白天子聞璽已在吾許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并厚相餉幹乃出璽付融融齎璽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

穆帝本紀永和八年秋八月冉閔子智以鄴降督護戴施獲其傳國璽送之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百僚畢賀

慕容儼載記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於建鄴儼欲神其事業言歷運在己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號曰奉璽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建元曰元璽

禮志太和元年二月立廟於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義思慈親明

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

石勒載記石季龍尅上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玉璽金璽太子玉璽各一於勒季龍進攻集木且羌於河西尅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於勒徙氏羌十五萬落於司冀州勒羣臣議以勒功業既隆祥符並萃宜時革徽號以答乾坤之望於是石季龍等奉皇帝璽綬上尊號於勒前秦錄太子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冲入據長安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縣幽之別室哀求傳國璽於堅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於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乎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

晉書桓元傳元矯詔使王謐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璽禪位於己又諷帝以禪位告廟出居末安官移晉神主於瑯邪廟初元恐帝不肯爲手詔又慮璽不可得逼臨川王寶請帝自爲手詔因奪取璽比臨軒璽已入出元甚喜

宋書符瑞志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六月左衛兵陳陽於東府前淮水中得玉璽一枚

涼州記呂光時州人陳冲得玉璽廣三寸長四寸直看無文字向日視之字在腹裏言光當王

南史孔琳之傳琳之累遷尚書左丞揚州中從事史所居著積時責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爲宜修庠序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辨章官爵立契符

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遞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說推別自乖其準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請衆官卽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齊高帝紀昇明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榮陽郡人尹千於嵩山東南隅見天雨石墜地石開有玉璽在其中璽方三寸文曰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與天符掃平河洛清魏都又曰皇帝運興千奉璽詣雍州刺史蕭赤斧赤斧以獻謝弘徵傳弘徵孫肅爲侍中領祕書監齊高帝受禪肅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肅伴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肅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肅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肅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南齊書祥瑞志永明二年正月冠軍將軍周普孫於石頭北廂將堂見地有異光照城堞往獲玉璽一鈕方七分文曰明元君

十一月外國民齊祥歸入靈丘關開殷然有聲仰視之見山側有紫氣如雲衆鳥回翔其間祥往氣所獲璽方寸四分獸鈕文曰坤維聖帝永昌送與其太后師道人惠度欲獻其主惠度觀其文竊謂當今衣冠正朔在於齊國遂附道人惠藏送京師因羽林監崔士亮獻之

永明三年始興郡民龔元宜稱神人授皇帝璽龜形長五寸廣二寸厚二寸五分上有天地字中央蕭字下萬世字

永明九年寧蜀廣漢縣於陶所瓦間見有白光窺尋無物自後夜夜輒復有光既經旬日村民張慶宜瓦作屋又於屋間見光照內外慶宣疑之以告孔休先乃共發視獲玉璽一鈕璧方八分上有鼻文曰帝眞曲阿縣民黃慶宅左有園園東南廣袤四丈每種菜輒鮮異雖加採拔隨復更生夜中恆有白光皎質屬天狀似縣絹私疑非常請師卜候道士傳德占使掘之深三尺獲玉印一鈕文曰長承萬福

永明十年蘭陵民齊伯生於六合山獲金璽一鈕文曰年予主

沈文季傳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爲業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寓之聚黨四百人於新城水斷商旅黨與分布近縣

梁書何思澄傳思澄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稍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駟執盛印青囊舊事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
王瑩傳瑩天監十五年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丹陽尹侍中如故瑩將拜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既成頸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卒
陳書高祖本紀紹泰二年八月癸卯太府卿何敬新州刺史華志各上玉璽一高祖表以送臺詔歸之高祖

魏書靈徵志世祖延和三年三月樂安王範獲玉璽一文曰皇帝璽以獻

太延元年自三月不雨至六月使有司遍請羣神數日大雨是日有婦人持一玉印至潞縣侯孫家賣之孫家得印奇之求訪婦人莫知所在其文曰旱疫平

寇天師曰龍文鈕書云此神中三字印也
世祖本紀太平眞君七年夏四月甲申車駕至自長安戊子鄴城毀五層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

皆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

高宗本紀興安二年八月戊戌詔曰朕以眇身纂承大業懼不能宣慈惠和寧濟方寓夙夜兢兢若臨淵谷然卽位以來百姓晏安風雨順序邊方無事衆瑞

兼呈不可稱數又於苑內獲方寸玉印其文曰子孫長壽羣公卿士咸曰休哉豈朕一人克臻斯應實由天地祖宗降祐之所致也思與兆庶共茲嘉慶其令

民大醺三日諸殊死已下各降罪一等
靈徵志高宗和平三年四月河內人張超於壞樓所

城北故佛圖處獲玉印以獻印方二寸其文曰富樂日昌永保無疆福祿日臻長享萬年玉色光潤模制

精巧百寮咸曰神明所授非人爲也詔天下大醺三日

高祖承明元年八月上谷郡民獻玉印上有蛟龍文太和元年三月武川鎮獻玉印青質素文其文曰太早六月雍州獻玉印長安鎮獻玉印一上有龜鈕下有文字色甚鮮白有殊常玉

三年七月定州鉅鹿民獻玉印一方七分上有文字魏書高祖傳祐拜博士侍郎高宗時有人于零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

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顯祖初劉義隆子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

祐言有驗
靈徵志世宗永平元年四月瀛州民獲玉璧玉印各一以獻

肅宗熙平二年十一月京師仍獲玉璽二
魏書祖瑩傳瑩爲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平主第掘得古玉印勅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令辨何世之

物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

靈徵志孝靜興和三年二月東郡白馬縣民獻玉印一

北齊書辛術傳術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卽秦所制方四寸上鈕交盤龍其

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傳魏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于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末和中

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于建鄴歷宋齊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

兖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術故術以進焉
周書文帝紀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

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爲黃帝所滅子孫
遷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雄武多算略鮮卑慕之奉以
爲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爲大人其後曰普回因狩得
玉璽三鈕有文曰皇帝璽普回心異之以爲天授其
俗謂天曰宇謂君曰文因號宇文國并以爲氏焉
顏之儀傳宣帝卽位之儀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
大夫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
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
之然以其民之望也乃止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考工典
第一百四十六卷目錄

璽印部紀事二

考工典第一百四十六卷

璽印部紀事一

冊府元龜太宗爲秦王於西宮造宅初成高祖送玉璽以至于帝所

雲仙雜記明皇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日印選以綢繆記印於臂上文曰風月常新印畢漬以桂紅膏則水洗色不退

陳茂爲尚書郎每書信印記曰元山典記又曰元山印擣朱礬澆麝酒開則匣以鎮犀養以透雲香印書達數十里香不斷印刻胭脂木爲之

張寶凡衣服綵帛皆以所任官印之白黃物以墨紅黑物以粉常曰此印賢於掌庫奴遠矣文字亦然人收寶文以有棠木印者爲真

冊府元龜乾元元年七月庚寅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奏東京上陽西金華門外仗舍下見白鼠穴穿之得天子信寶一枚皆篆書背上雕刻青龍白虎朱雀元

武相盤以爲帝德廣運乾道降祥璿圖永昌坤維耀寶請宣示朝廷詔曰我國家卜代悠久歷數無疆明

神降休靈貺斯格昌符兆發寶印承祥皇帝之徽號既彰天子之鴻名又信斯寶累聖致感上元垂裕豈朕薄德所敢當仁卿國之大臣獲斯嘉瑞光我盛禮何慶如之

南楚新聞肅宗在靈武時鑄印徵兵文曰六合同印

唐書藩鎮李寶臣傳寶臣晚節尤猜忌引妖人作讖兆爲丹書靈芝朱草齋別室築壇置銀盤金匱玉學猥曰內產甘露神酒刻玉印告其下曰天瑞自至衆莫敢辨者妖人復言當有玉印自天下海內不戰而定寶臣大悅厚資金帛既而畏事露且誅詐曰公飲甘露液可與天神接密置葦於液寶臣已飲卽瘖三日死

投秀實傳秀實爲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耳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會源休教泚僞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宗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論大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

玉泉子裴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聞之者莫不失色度卽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飲酣左右復白以印存焉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度以其故度曰此出於胥徒盜印書券耳緩之則

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不復更得之矣時人服其弘量臨事不撓

因話錄尚書省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納直廳每郎官交直時吏人懸之於臂以相授頗覺爲煩楊虔州虞卿任吏部員外郎姑置櫃加鑰以貯之人以爲便至今不改

杜陽雜編元和五年內給事張惟則自新羅使迴云於海上泊洲島間忽聞雞犬鳴吠似有煙火遂乘月閒步約及一二里則見花木臺殿金戶銀闕其中有數公子戴章甫冠著紫霞衣吟嘯自若惟則知其異遂請謁見公子曰汝何所從來惟則具言其故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汝當旋去爲吾傳語俄而命一青衣捧金龜印以授惟則乃置之於寶函復謂惟則曰致意皇帝惟則遂置之還舟中迴顧舊路悉無蹤跡金龜印長五寸上負黃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篆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惟則達京師卽具以事進上曰朕前生豈非仙人乎及覽龜印歎異良久但不能論其文爾因命緘以紫泥玉鏤致於帳內其上往往見五色光可長數尺是月寢殿前連理樹上生靈芝二株宛如龍鳳上因嘆曰鳳芝龍木豈非此驗乎

卓異記李石元和十三年及第後二年賜緋後二年賜紫自釋褐四年之內服金紫量之前輩實無其比至長慶二年座主庾公內艱服闋除尚書右丞始賜紫綬石乃選紫衫金印以獻議者榮之

唐書劉伯芻傳伯芻子允章爲東都留守黃巢至分司李璣摯尚書印走河陽允章寄治河清渠僭號輒受僞官文書盡用金統遣取印璣所璣不與更悔愧

移檄近鎮起兵扞賊礮持印還之後廢於家

董昌傳昌乾寧二年即僞位鑄銀印方四寸文曰順天治國之印又出細民所上銅鉛石印十牀及他鳥獸龜蛇陳於廷指曰天瑞

五代史前蜀世家王建自立為皇帝初田令孜之為監軍也盜唐傳國璽入於蜀而埋之二月尚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穿地而得之以獻五月梁遣光祿卿盧玘來聘推建為兄其印文曰大梁入蜀之印宰相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裔其印文曰大唐入某國之印今梁以兄事陛下奈何卑我如邊裔建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過爾不可以絕兩國之歡已而梁太祖崩建遣將作監李紘弔之遂刻其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

延照延寶傳契丹滅晉出帝與皇太后遣延照延寶齋降表玉璽金印以歸契丹而延寶時亦為威信軍節度使矣契丹得璽以為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照等還報求其璽出帝以狀答曰頃王從珂自焚於洛陽玉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玉工製此璽在位羣臣皆知之乃已

鄭珏傳珏末帝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自鄆州入汴末帝聞唐兵且至惶恐不知所為與李振敬翔等相持慟哭因召珏問計安出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末帝問其策如何珏曰願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末帝曰事急矣寶固不足惜顧卿之行能了事否珏俯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書史內合同乃璽也唐室皆用內合同為御印至梁

高祖始用御前之印也錢氏以內院倣之封函曰制姓名內曰制公某人可某官官上用此印日月用國印

冊府元龜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三月振武節度使維京內外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奏臣修維陽月波堤至立德坊南古岸得玉璽一面進伏以皇帝陛下明德動天聖靈御宇遂使千年之瑞出於九地之間輝煥簡編光華帝道臣竊觀異瑞益表太平勅玉以呈祥印惟示信况坊名立德地近維陽當鳳曆之再新與龜書而叶瑞獲茲至寶得自忠臣所宜載在簡編垂為盛美可送中書門下宣示百官宰相豆盧革等驗其篆文曰皇帝行寶四字圓方八寸厚二寸皆細交龍光瑩精妙莫知湮墜之由也謹按自秦漢以來天子之璽六文曰皇帝之璽皇帝信璽皇帝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天子行璽至元宗時惡神器以璽為名改名國寶漢末董卓遷獻帝於長安燔燒維陽宮袁術將孫堅攻卓收復京城營於城南軍士見甄宮井上有五色氣人懼不敢汲堅令浚井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細交五龍一角小缺王莽逼奪之時投地稍損議者意張讓劫帝出奔掌璽者投之甄井也自六璽之外有傳國璽即謂此受命璽也起於秦相李斯為之傳於高皇帝即漢末甄井所得即乘輿六寶之一也自隋末迄今喪亂弘多湮墜者恥而不言好事者落然無記吁哉宋史高防傳乾祐初防授屯田員外郎改浚儀令時楊邠用事與防有隙未幾免職居數月夢一吏以白帕裹印自門入授防防寤而思曰白主刑吾當為主

刑官乎俄而周祖即位起為刑部員外郎吏齋印至一如夢中所覩

冊府元龜周世宗顯德二年正月沙州留後曹元忠知瓜州軍州事曹元恭各遣使進方物以元忠為歸義軍節度使簡較太保同平章以元恭為瓜州團練使仍各鑄印以賜之皆旌其來王之意也

宋史漳泉陳氏世家留從效為清源軍節度陳洪進為統軍使與副使張漢思同領兵柄累立戰功從效卒洪進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自為副使事皆決於洪進一日洪進袖置大鎖從二子常服安步入府中直兵數百人皆叱去之漢思方處內齋洪進即鎖其門使人叩門謂漢思曰郡中軍吏請洪進知留務衆情不可違當以印見授漢思惶懼不知所為即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遂召將校吏士告之曰漢思昏耄不能為政授吾印請吾蒞郡事將吏皆賀即日遷漢思別墅以兵衛送遣使請命於李煜煜以洪進為清源軍節度泉南等州觀察使

遼史本紀聖宗太平元年秋七月乙亥遣骨里取石晉所上玉璽于中京

宋史曹彬傳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取人皆異之許仲宣傳仲宣性寬恕偶儻不檢有心計初為濟陰主簿時令與簿分掌縣印令畜雙妾與其室爭寵令弗能禁嬖欲陷其主竊取其印藏之封識如故以授仲宣翌日署事發匣則無其印因逮捕縣吏數輩及令簿家人下獄鞫問果得之於令舍竈突中令聞之

倉皇失措仲宣處之晏然人服其量

趙逢傳太祖征太原以逢為隨軍轉運使鑄印賜之後山談叢前世陋儒謂秦璽所在為正統故契丹自謂得傳國璽欲以歸太祖太祖不受曰吾無秦璽不害為國且亡國之餘又何足貴乎契丹畏服

建寧府志劉滋未貴時嘗夢神人攜印一盤大小百餘顆令吞之劉吞十四印文疊疊見於腹間後更中外十四任而任專城者九

宋史輿服志大中祥符五年七月帝覽河西節度使知許州石普奏狀用許州觀察使印以問宰臣王旦

對曰節度州有三印節度印隨本使使缺則納有司觀察印則州長吏用之州印書則付錄事掌用幕則

納於長吏節度使在本鎮兵仗則節度判官掌書記推官書狀用節度印田賦則觀察判官支使推官書

狀用觀察印符刺屬縣則本使判書用州印故命帥必曰某軍節度某州管內觀察等使某州刺史言軍

則專制其兵旅言管內則總察其風俗言刺史則蒞其州事石普獨書奏章當用河西節度使印

于闐國傳太平興國中有澶州卒王貴者晝忽見使者至營急召貴偕行南至河橋驛馬已具即命乘之

俄覺騰虛而去頃之駐馬但見屋室宏麗使者引貴入見其主者容衛制度悉如王者謂貴曰俟汝年五

十八當往于闐國北通聖山取一異寶以奉皇帝宜深志之遂復乘馬凌虛而旋軍中失貴已數日矣驗

所乘即營卒之馬也知州宋煦劾貴以聞太宗釋之天禧初貴自陳年已五十八願遵前戒西至于闐尋許其行貴至秦州以道遠悔懼俄於市中遇一道士

引貴出城登高原問貴所欲具以實對即命貴閉目少頃令開視山川頓異道士曰此于闐國北境通聖山也復引貴觀一池池中有仙童出一物授之謂曰持此奉皇帝又令睜目俄頃復至秦州向之道士已失所在發其物乃玉印也文曰國王趙萬年末寶州以獻

澠水燕談錄曹襄悼公利用天聖中退朝歸私第中衢逢狂人奪其樞密使印心獨惡之未幾姪芮為不法事敗治獄者鍛成其事芮死公貶隨州再貶房陵行至襄陽監者逼自盡天下冤之

華陽楊褒好古博物皇祐中宿華州西陰寺僧云西華漢下最勝夜間燈滅于閣中見光煜然且起視之石也詢寺處郡僚宴集之地故以此石鎮內耳至夜

褒移至別地光復在焉意其隱玉因求得之輦至都下使玉工視之以為然剖之得玉徑數寸溫潤絕美光彩粲然玉人驚之曰至寶也今王府中未有其比

會朝廷求良玉琢鎮國寶褒因獻之遂為璽鎮國華州軍額朝廷以名與璽同乃改曰鎮潼軍

宋史輿服志至和二年初太宗以玉寶二鈕賜太祖之子德芳其文曰皇帝信寶至是德芳孫左屯衛大將軍從式上之

聞見近錄六姪震嘗謂予曰神宗一日召執政詣天章閣而吳雍與震預召時為中書檢正官也及對乃

議官制除目初執政進呈三省印上曰始欲以金而今御寶乃金也塗金可耳執政既進除目上笑曰三省密院官姑置之乃議吏部而下及某官除某乙則

俾雍震互書之

畫境錄熙寧中有一朝士齊人知定平縣韓子華宣撫經由怪其縣印漫汗因取觀之宰公遽前曰此即雖故非是本縣鑄造子華曰何為幸因陰指其題刻曰太平興國二年少府以此知之子華顧幕府曰縣故正無有是也

雲煙過眼錄元豐間米老自號鹿門居士其印文云火正後人帶印其後並不見用之

三十八代天師張廣微與材所藏玉印一鈕方二寸厚一寸把手又高寸許一璞所成其文曰陽平治都功印凸鑽碾甚精美玉色溫潤

春明退朝錄予嘗判官詒院知制誥時又提舉兵吏司封官詒院而不自司動恐遺之也凡文臣及節度

觀察防團刺史諸司使副內殿承制崇班皆用吏部印管軍至軍校環衛官用兵部印封爵命婦用司封印加勳用司勳印

宋史韓公裔傳公裔充康王府內知客金兵犯京王使出公裔從行及兵退張邦昌遣人同三舅韋淵來獻傳國璽時淵自稱偽官議者又謂邦昌不可信王

怒將誅淵公裔曰神器自歸天命也王遂受重命公裔掌之

李公麟傳公麟字伯時舒州人好古博學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鐘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測款識紹

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蜺鳥魚為文著帝

王受命之符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琚法中絕真秦李斯所為不疑議由是定哲宗本紀元符元年春正月丙寅咸陽民投義得玉

印一鈕三月乙丑詔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等辨驗投義所獻玉璽定議以開夏四月壬寅學士院上寶璽五月戊申朔御大慶殿受天授傳國受命寶癸丑受寶恭謝景靈宮庚申詔獻寶人段義爲右班殿直與服志紹聖三年咸陽縣民段義得古玉印自言於河南鄉劉銀村修舍掘地得之有光照室四年上之詔禮部御史臺以下參驗元符元年三月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及講議官十三員奏按所獻玉璽色綠如藍溫潤而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背螭鈕五盤鈕間有小竅用以貫組又得玉螭首一白如膏亦溫潤其背亦螭鈕五盤鈕間亦有貫組小竅其面無文與璽大小相合篆文工作皆非近世所爲臣等

以歷代正史考之璽之文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曰受命于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石晉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今得璽於咸陽其玉乃藍田之色其篆與李斯小篆體合飾以龍鳳鳥魚乃蟲書鳥跡之法於今所傳古書莫可比擬非漢以後所作明矣今陛下嗣守祖宗大寶而神璽自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則天之所畀焉可忽哉漢晉以來得寶鼎瑞物猶告廟改元肆告上壽况傳國之器乎其緣寶法物禮儀乞下所屬施行詔禮部太常寺按故事詳定以聞禮官言五月朔故事當大朝會宜就行受寶之禮依上尊號寶冊儀有司豫製緣寶法物并寶進入俟降出權於寶堂安奉前三日差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前一日帝齋於內殿翌日御大慶殿降坐受寶羣臣上壽稱賀先期又詔龍圖天章閣齋治平元年耀州所獻受命寶玉檢赴都

堂參議詔以五月朔受傳國寶命章惇書玉檢以天授傳國受命之寶爲文

明道雜誌高郵崔伯易龍圖性信鬼神屢典郡所至必繕祠廟其居家亦嘗祭享甚專精也嘗爲余言任兵部員外郎時一日下直出省其直舍有火爐盡去火以大鐵罩覆之明早入省去鐵罩則灰上有一名字舍中不得人崔已怪之遂復罩爐乃視之曰若果有所告來日當別字來早去罩視之有一表字崔了不解至後不數日還禮部郎中初視事更持一印來曰此名表郎印也蓋禮部掌撰賀慰諸表表後署所司郎官名故有此印伯易以謂神告

畫史余家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真跡字印神品字印平生真賞印米芾祕篋印寶晉書印米姓翰墨印鑒定法書之印米姓祕玩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已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絕品玉印唯著於書帖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也無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雖參用於上品印也自畫古賢雅用玉印

異聞錄錄太原府二龍威靈甚著廟貌特雄府帥每至必修整焉常化形爲青蛇人目爲大青小青小青極暴猛人不可犯政和間李祐爲帥既至不肯致謁察屬共請不對方白晝視事霹靂一聲煙霧冥晦咫尺不可見印押有小竅押與祿皆穿開視印已亡矣李莫知所爲搜求浹旬不獲衆以爲無雲而雷必神物所致知必二龍騁怒力請往禱之李不得已詣其廟焚香控懇且謝不敏方拜跪聞雷自神帳中出直

抵印押處遂絕即開押印在如初李自是不敢慢楓窻小牖道君皇帝以于闐玉益八寶爲九寶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察草詔曰太極函三運神功於八索乾元用九增寶曆於萬年八索用九可謂切事徹廟以銀椀盛蘇合香賜之

宋史忠義傳李彥仙寧州彭原人金人再犯汴彥仙爲石壕尉堅守三旬郡邑皆響附分遣部雲等下絳解諸邑吏行文書請州印章彥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事聞上謂輔臣曰近知彥仙與金人戰再三獲捷朕喜而不寐即命知陝州兼安撫使

揮塵後錄承平時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秤印匣而後開蔡元長秉政一日秤匣頗輕疑之搖撼無聲吏以白元長元長曰不須啓封今日不用印復攜以歸私第翼日入省秤之如常日開匣則印在焉或以詢元長元長曰是必省吏有私用者偶倉卒不能入倘失措急索則不可復得徒張皇耳

孫立者壽春人少爲盜敗露竄伏淝河中覺有物隱然抱持而出乃木匣一啓視之銅印一顆云壽州兵馬鈐轄之印印背云太平興國八年鑄後三十年以從軍之勞差充安豐軍鈐轄安豐即昔日壽州也遂用此明清爲判官日親見之
春渚紀聞青社土軍高閣耕地得古銅印文曰宣州觀察使印即謹藏之不以示人後金寇犯闕高統勤王之師屢立戰功遂除觀察使如印章云每有移文即借用此章又承務郎王瀾洛陽人鎖試赴省過黃河灘因憩所乘籃輿渡口與脚小兀旁拾塊土就支

與而土破中得一銅章視之乃其姓名也

宋史五行志建炎元年南京留守朱勝非夜防城見南門外火光燭地掘之得銅印有文曰朱勝私印火鑲金所畏也後拜相有明受之變卒坐貶

趙開傳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素知開善理財即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於秦州置錢引務與州鼓鑄銅錢官買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於一千

并五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削法既流通民以爲便初錢引兩料通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印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宣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卽爲真黜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

墨莊漫錄河南縣尉司印前後相傳不敢開匣開必境內有盜起但以一本朱記用代行移新舊官交易但易匣之封耳

建炎庚戌二月二十五日北兵陷平江府兩浙宣撫使周望移軍退保崑山縣泊舟馬鞍山下湖邊吏方用印忽有風旋轉入舟印與文移盡卷墮水相視駭愕使水工探之不獲望懼北兵之來襲也欲亟走屯惠通鎮爲失印所撓留吏求之吏禱於馬鞍山神曰靜濟侯者印苟不獲且將得罪必焚廟而行縣宰亦懼乃作堰捍水以踏車澗之吞鉅如雲鑿數尺始得之已淪於泥中矣

鞠堂野史紹興五年春宋興軍田夫役義耕得玉璽上於尚書禮部以爲秦之傳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詔與禮部翰林祕書御史太常官驗定集議方員二寸半印文深琢如碑字嘴白而地紅字畫乃蟲篆也

東齋記事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制甚古鈕有連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蓋所以佩也漁者以爲金競而訟于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關羽嘗封爲漢壽亭侯人疑必羽佩也遂留長沙官庫守庫吏見印上時有光篋回白於官乃遣人送荆門關羽祠中光怪遂絕淳熙四年玉泉寺僧眞慈將獻之東宮印已函而未發或光篋四起衆皆驚愕遂不復獻

志雅堂雜抄高宗朝手卷畫前上用乾卦圓印其下有希世藏匣卷後下用紹興印墨迹無上面卦印止有希世紹興印徽宗朝墨迹用雙龍鳳印用泥金題彩青絹狹簽頭

宋史張開傳孝宗卽位開權工部侍郎時進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冊寶工部例進官閣辭或曰公轉一階則澤可以及子孫奈何辭開笑曰寶冊非吾功也吾能爲子孫冒吾功賞乎

鎮江府志淳熙十二年耿秉作守因建炎失印借用觀察使印至是言於朝詔思文院重鑄府印給印之日僚吏祇拜受賀視之府字畫偏識者曰使君必不久於此當移他郡纔一月果徙四明

文獻通考淳熙十四年春有聶事愿者獲古印其文曰皇帝車駕奉祀汾陰之寶吳琚以獻於朝詔藏天

章閣下工部考覈乃銅也按汾陰記封金匱石匱用受命寶及天下同文寶此寶不見於紀載朝論疑之卒不加賞云

宋史楊巨源傳巨源在鳳州以檄書遺金鳳翔都統使其辭若用問者且自稱宣撫副使而以參議官印印之

樂志淳熙十四年詔山東河北連城募義殊俗效順奉玉寶來獻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實惟我祖宗之舊

文獻通考嘉定十四年十一月京東河北節制司繳進北方大將撲鹿花所獻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并元符三年御府寶圖一冊又鎮江副都統制翟朝宗繳進玉寶檢時獲元符玉寶而朝宗以玉檢來上其文若合符契乃詔以來年元日受寶於大慶殿時又得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禮官條具典禮請附於皇帝恭膺天命之寶以獻宗廟閏十二月行奏獻之禮以內侍羅舜舉爲內符寶郎提舉奉安玉寶有司豫製緣寶法物及寶輿

宋史寧宗本紀十五年春正月庚戌朔御大慶殿受恭膺天命之寶

文獻通考十五年正月朔皇帝服靴袍御大慶殿設黃麾半仗受朝賀畢次受玉寶進呈讀印文訖於天章閣安奉已未大赦天下監司帥守在外從官以上合上表陳賀及三衙諸軍都副統制親屬捧表進賀皆特推恩臣僚請詔禮官集受寶儀注勒爲成書藏之祕閣

齊東野語賈涉爲淮東制閫日常遣都統司計議官

趙珙往河北蒙古軍前議事久之珙歸得其大將撲鹿花所獻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玉璽一座并元符三年寶樣一冊及鎮江府諸軍副都統制翟朝宗所獻寶檢一座並繳進於朝詔下禮部太常寺討論受寶典禮此嘉定十四年七月也是歲十一月詔曰乃者山東河北連城募義殊方效順肅奉玉寶來獻於京質理溫純篆刻精古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暨厥圖冊登載燦然實惟我祖宗之舊繼獲玉檢其文亦同云云天其申命用休朕曷敢不承其以來年元日受寶大慶殿遂命奉安玉寶於天章閣且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明年正月庚戌朔御大慶殿受寶大赦天下應監司帥守並計上表進貢稱賀推恩文武官各進一秩大犒諸軍三學士人並推恩有差具命禮官東集受寶本末藏之祕閣能文之士如朱中美錢樵謝耘等數十人作為頌詩鋪張盛美四方士子駢肩累足而至學舍至無所容蓋當國者方粉飾太平故一時恩賞實為冒濫有士子作書貽葛司成云竊惟國學天子儲養卿相之地中興以來冠帶雲集英俊日盛可以培植國家無疆之基自開禧之初迄更化之後天下公論不歸於上之人多滿於兩學之士凡政令施行之外除拜黜陟之偏禁庭私謁之過涉於國家盛衰之計公論一鳴兩學雷動天子虛己以聽之宰相俯首而信之天下傾心而是之由是四方萬里或聞兩學建議父告其子兄告其弟師告其徒必得其說互相款黠謂不負所學豈不取重於當世哉邇來寶璽上進皇上以先皇舊物聖子神孫膺此天命之寶慰答在天之靈不得不侈烈祖之珍符為今

日之榮觀也草茅之士興起於山林寂寞之濱形容於篇章歌頌之末其或可念若兩學之士榮進素定固當自信其所學自勉其所守安於義命可也紛紛而來不恤道路風霜之慘喁喁相告味相呼僥倖恩賞之蕃庶冀望非常之盛典甚至千數百人饕餮廩粟枕藉齋舍廉恥俱喪了無視顏或挺身獻頌或走謁朝貴小小利害其趨若若公論將何以賴天下將何以望哉傳之三輔豈不貽笑於識字之程大卿乎傳之遠方豈不貽笑於任子之胡尚書兄弟乎傳之邊陲豈不貽笑於異類之趙珙乎傳之地下豈不貽笑於舊尹之趙尚書乎三十年忠讜之論一日掃地三十年流傳之藁一焚可盡矣假使聖朝頒曠蕩之恩一視天下之士通行免舉諒有可說苟惟兩學之士獨露免舉之渥則非特柄國者欲鉗天下公論之口而三學之士適自鉗其口耳豈不惜哉恭惟大司成天下英俊之師表願以公論所在誨之以安義命而知進退勉之以崇名節而黜浮競爵祿天下之公器也豈頑鈍亡恥者可擢也傳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器識卑下則他日立朝必無可觀者矣捨其所重就其所輕瘡其所長鳴其所短三尺之童亦羞為之昔陳東以直言而死今李成之以守誠而死二公皆學校之士也足以為萬世之名節以今日一免解之輕遽失吾萬世公論之重必無有如陳之直言李之忠節者矣元氣能有幾邪願大司成面授之既而宗室猶以推賞太輕至揭榜朝天門云寶璽國之重器也與衰繫焉同姓國之至親也休戚生焉靖康之際國步多難我祖我父一心王室不死於兵則死於鹵

不死於鹵則死於盜賊若子若孫呼天號地此恨難磨苟存喘息於東南期雪我祖我父萬古之痛而後已仰惟今日故疆復矣寶璽歸矣此正醺酒弔魂慰生勞死之秋其為踴躍易齒三百聖恩汪濊周遍寰宇監司郡守奉表推恩文武兩學通籍免舉侍班選人特與擢放不惟文武百僚轉官而未銓任子亦與轉官不惟特科無及者出官而三十年特科五等人亦出官加恩異姓悉踰羣藩即彼驗此凡同姓一請者便可援以補官再請者亦可援以廷對今散恩誕布宗子已請者各免本等解一次四舉者補下州文學五舉者補迪功郎由是而觀不惟親疏無別而異姓反優於同姓天子之子孫反不若公卿大夫之子孫痛念昔者是璽之亡宗室與之俱亡而異姓自若也今日是璽之得推恩異姓種種優渥而同姓則反薄其恩憂則與之同憂喜則不與之同喜人情豈如是乎况比年科甲已非若祖宗之優今日恩需又非若祖宗之厚凡我國家有一毫恩及同姓者日以腹創王家枝葉翦伐弗恤是皆權要之私憾耳投鼠忌器何忍於斯與言及此涕淚交垂識者旁觀寧不感動中興以來推恩同姓止有一舉兩舉之分初無四舉五舉之別止有將仕免省之異初無文學迪功之名累朝是守按為典章經今百年未嘗輒變今來五舉與迪功郎四舉與文學其視免省何啻倍蓰而省試僅以六十五名為額來歲以免解到省者其數甚多是雖當免舉實殿舉也殆與其他免解受實惠者萬萬不侔我輩當念祖父淪亡之痛協力仰扣廟堂體念同姓舉行舊典勿以事已定而沮其志勿

以天聽高而泯其說使我輩得以慰祖父九地之靈而子孫得蒙國家無窮之福宗英其念之是時不轉官賞者朝中士惟陳賁謙陳必在學不願推恩者茅秉征一人而已按恭膺天命之寶真宗初即位所製其後每朝效之易世則藏之靖康之變金人取玉寶十有四以去此寶居其二焉其一則哲宗元符三年所製其一則欽宗靖康元年所製也及金人內亂南遷寶玉多為蒙古所取當時識者謂此物不宜鋪張是以參政鄭昭先有可弔不可賀之論時學士院權直盧祖臯草詔乃徑用元符故事殊不知哲宗以元符元年進寶至三年崩識者憂之今以嘉定十五年受寶至十七年閏八月而寧宗崩事有適相符者敢併紀於此云

異聞總錄岳侍郕珂武穆王之孫知嘉興府譙樓夜更鼓不鳴責問直更者曰每夜一更時分有五人到樓飲酒皆金銀器皿羅列珍味稱係侍郕親眷所以不敢打更太守分付謂今晚若再來當密通報是日夜太守坐清香樓命提振官兩人攜府印來前擇精兵二十人各執器械在樓下伺候中夜直更者果來報謂正在譙樓飲酒守令提振攜印而前曰知嘉興府岳侍郕請見其五人者即為驚散守據中坐取視器皿皆真金銀器皿判付公使庫公用邪魅遂息宋史輿服志亡金國寶理宗端平元年命孟珙等以兵從大元兵夾攻金人於蔡州滅之其年四月丙戌大理寺言京湖制置司以所獲亡金寶物來上令金臣參知政事張天綱辨識其玉寶一文曰太祖應乾興運昭德定功睿神莊孝仁明大聖武元皇帝尊諡

寶乃金人上其祖阿骨打諡寶也

賈涉傳涉擢太府少卿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金十餘萬衆犯黃州淮西帥趙善湘請援於朝涉遣李全等赴之翟朝宗等為後繼丞相史彌遠擬升全爾後涉曰始全貧窶無聊能輕財與衆同甘苦故下樂為之用逮為主帥所為反是積怨既多衆皆不平近棄西域免死為幸若無故升遷以驕其志非全之福亦豈國家之福曷若待事定與諸將同升可也遷權吏部侍郎初翟朝宗得玉璽獻諸朝至是趙琪還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璧之歸行慶賞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明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憚李全卒以璽賞為節度使

呂午傳史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以待用而午治縣之政亦書之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彌遠病久不見客午入謁特出迎運使罷故不用人以午護印半年或問彌遠何以不注官彌遠曰爾謂護印官不能耶午聞之力辭

癸辛雜識保定府之西有易州即郭樂師起兵處在易水北州東南有故城土人號曰燕子城有人耕於城中得小銅印數十枚一好事者購得趙雲之印一鈕不盈寸篆十字極精好伯機得一印於焦達卿處古文二字莫有識者其最可怪者或一鋪土凡得數枚莫知其所以然也

金史宗望傳遼主自金城來知其族屬皆見俘率兵五千餘決戰宗望以千兵擊敗之遼主相去百步遜

去獲其子趙王習泥烈及傳國璽追二十餘里盡得其從馬而照里特末胡巴魯背答別獲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及獻傳國璽於行在太祖曰此羣臣之功也遂置璽於懷中東面恭謝天地乃大錄諸帥功加賞焉

太宗本紀三年三月辛巳建乾元殿幹魯獻傳國寶以謀葛失來附請授印綬

衛紹王本紀至寧元年八月胡沙虎以兵入宮盡逐衛士代以其黨自稱監國都元帥癸巳逼上出宮以素車載至故邸以武衛軍二百人鋼守之尙宮左夫人鄭氏為內職掌寶璽聞難端居璽所待變胡沙虎遣黃門入收璽鄭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猶且不保况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之反為逆豎奪璽耶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出胡沙虎卒取宣命之寶偽除其黨醜奴為德州防禦使烏古論奪刺順天軍節度使提控宿直將軍徒單金壽未定軍節度使及其餘黨凡數十人皆遷官

續夷堅志臨淄農鄭氏耕地得方寸銅印鈕作九猿猴細小如豆諦視之形狀俱備鄭先未有子自是產九男因寶藏此印